

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邠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爲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爲卿如故此人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娖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爲邪臣

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

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

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

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

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閒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饗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關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爲城陽中尉鄧公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爲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
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
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
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
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
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
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

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爲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
出蔡地因以爲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
也至其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
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
蔡納請其可蓋請爲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
使弟爲爲已請遂自爲也乃立臧爲爲之子曰
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

上為信與僭僭吉僭不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信也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

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

詐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
王踐詐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
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
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
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
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
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

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
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及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皇
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咥口口戕口口鑑之銘曰見爾
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

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
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戇惡
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
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履之銘曰謹之勞勞
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
逸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
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
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

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
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
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
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
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傳
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爲漢儒所作可
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
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

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爲人甚有可議鼂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塽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塽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臨

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太宗廟墻地爲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爲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

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
先見何爲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
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
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爲一體周勃
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
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爲多擊胡騎
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夏侯嬰傳破李由

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
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
秦軍於杠里疾闔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
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
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
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
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
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
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
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
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小將十人傅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
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
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
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爲複重然讀之
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
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

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
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
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
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
及繫急昭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迺得釋王恢
坐爲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
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爲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
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
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
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
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
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
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
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樂大公孫
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

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
泉宮臺室栢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闔棊小方泰
帝神鼎雲陽美光緱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
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
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
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興爲
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
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子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子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閒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子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子而子學古文反在其後

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敘云子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子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

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
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
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
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
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
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
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
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
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

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
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
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
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
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
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
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
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
一變而古其論最爲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七則

容齋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
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
爲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
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旣明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
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
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

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
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爲助也齊
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爲參客
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
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
以告參參皆以爲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
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
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

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爲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爲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爲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爲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

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爲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天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

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

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爲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證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垪李絳李

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爲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爲郡吏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爲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爲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爲可恨耳

苦蕒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
耆家有賈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
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賈菜作平慮草以
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
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
賈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爲草
妖予按賈菜即苦賈今俗呼爲苦蕒者是也天
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

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
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
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
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
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
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
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
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
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小

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
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
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
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
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三日則試其所習業
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
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

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束脩之
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筐
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
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執筐者以筐授皇子皇子跪奠
筐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筐博
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
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其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潁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潁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離永

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爲長吏，雖居藁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爲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

畏死則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
多以爲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旨意蓋
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爲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
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爲敵國慄
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
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
骨瀕於餓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閒矣烏有不畏

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倣擾至於空天下而爲盜
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
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
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
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
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
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
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閒史
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
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撫其小
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
郡城爲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爲謀主才用
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
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
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

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
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
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
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晔勸甫引兵取越憑
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閒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
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
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
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

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爲
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爲一方去害宜復奉
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爲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切恐功名成
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
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
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爲然明日以
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
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

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
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
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
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
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
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爲條列七
事爲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

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爲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旣濟也元亨利者一蠱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

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剥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剥睽姤猶可強爲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先至爲卓所憚獨爲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爲荊州屬部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案行使者詐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鄰守豈得爲勤王乎劉表在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

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躐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躐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

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躐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

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

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於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

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爲六百四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爲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卷終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罇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金者罇、鐃、鐃、鐃也。以金罇和鼓。鄭氏注云：罇，罇于也。罇，罇于之。罇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南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罇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筓，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錚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乂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爲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錚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錚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云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爲證云今樂府金錚就擊於地灌水之

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錚一山紋錚一園花錚一繫馬錚一龜魚錚一魚錚二鳳錚一虎錚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錚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楊縣又得其一甚大高

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
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
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錕也
予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小錕無損缺
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
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
異自峽來寘諸箚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
藥鐸而柵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大樂
圖所畫形製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鑑一節
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縝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縝密
以粟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爲古雅
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
景讓爲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
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

記榮王宗綽書目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
王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
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
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辯論之至切不
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
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
十九第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臯高

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
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
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
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
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
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
尤爲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
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
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請託之至於三四

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
悟已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
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
名臯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
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
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
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
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
怪也

高錯取士

高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
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
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
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
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
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爲定則唐書所
云誤矣撫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
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

睿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
思謙自携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
堦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
中與求魏絳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
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
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
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
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

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
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
大和三年錯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
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
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
上制授六品以下勅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

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
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爲前行故兵
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爲吏
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
書陸象先盧懷謹爲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
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爲甚其變而
爲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
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
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

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閒劇異宜武
選隸於天官兵政揔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
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
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
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
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徃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
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

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爲大夫者十一爲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爲將軍者十二爲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寺監名稱爲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爲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爲郎大夫於是士卒伍廝圉玷汙此名又以節度使至刺史專爲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爲方伯刺史在漢爲監司在唐爲郡守豈介胄恩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衆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

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饑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爲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

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爲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爲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爲王軌所困欲遏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奉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爲周人所執將

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言明皇幸蜀爲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爲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堯舜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爲然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爲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迎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爲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

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爲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偓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爲相纔半年而罷後

貶柳州司戶叅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
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術可弭兵學
能活國冒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
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
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
之適足詒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捭豚臙而拒豕
牙趣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爲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

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爲姦欺
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
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
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
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
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
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
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宮市之

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爲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宦者爲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爲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爲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

衛大將軍遂爲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爲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旣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爲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爲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按天聖編勅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於中書門外

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
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東武西並北上臺
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答拜訖退
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
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
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
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答拜見參政
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祇候見參樞
亦不答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

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
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
禹玉蔡持正爲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
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吏寅緣得副承旨每
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爲相獨
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馬及王
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爲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
禮遂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爲文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一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惑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斡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

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
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敘於歷城與議
討賊敘母曰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
勿復顧我敘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
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
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超襲歷城得敘母母罵
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
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
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

子爲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
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
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
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
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
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
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
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

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
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
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
牢建德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
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
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
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
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

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
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
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
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
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
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
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
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

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
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
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
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
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
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
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
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
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柰何主曰公往
矣我自爲計即奔鄠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
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
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
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
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
所謂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馥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毋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

有怒曷陟岵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不伏判云夫讐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

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侯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白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

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鷟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很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
鑿次及越騎飲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要服
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
不及爲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
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
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
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
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
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洸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
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按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洸泉
穴出灑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
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
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
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

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淵許叔
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
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辯其不詆訾孔子嘗
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
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
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媿然後悟而
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
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
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媿用爲一
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
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
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

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予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

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爲

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晷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

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儻處予爲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淬爾筆鋒肆其滂葩備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鴈獲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淚棲睫贛州零都縣

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爲池耕人
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窾爲硯予向來守郡
日所得者剝缺兩角猶重十斤潘墨如發硯其
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
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旣埴旣已何斷制於火而
卒以囿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址廢祀歇而
此獨也存縣贛之零曰若灌池研爲我得而銘
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
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
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
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輪不盡頃從關
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爲百賦猶鬱怒
暮作千詩轉迺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
雜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
兩崛奇徃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
深叢見孤罨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坐各

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
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
以爲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爲異也予按杭本韓
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
蓋他本誤以千字爲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
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
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
豈非蠅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
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
從而釋之旣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
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
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曰悅繇讀曰
徭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雍
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
乂竟讀曰境飭與勅同繇與由同毆與驅同掩

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饒古餉字犇古奔
字之類各以百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
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
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
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
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寢曰漸也則曰法
也風曰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
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爲之辭而
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

勝載其豁仇恢坐邾陝治脫攘藝垣縮顛擅酣
侔重禹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爲可省志中所
注尤爲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
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
相吉亦注爲蕭何曹參威文顏閔必注爲齊威
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
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
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爲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卽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

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爲堦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泠一洲，島名曰中渾，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爲，以鐵爲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渾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

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爲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爲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

容齋續筆
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纔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

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道麗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

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兩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

者蕙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丹旣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正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颺颺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

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
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
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
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
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
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
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
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
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爲韻是
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
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
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
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
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
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
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
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均爲
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羣皇甫鏘繼
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負不
侔度羣同爲元和宰相而鏘以聚斂賄賂亦居
之度羣極陳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兩
人竟爲鏘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
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器若默默充位則
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賢誼難以處也
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寧
間康公荆公爲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榜用
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御
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
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賓僚如
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儆童蒙其修進一章云
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
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士人家小子第

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燭下寫試無
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改塗乙注如有即言
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
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
上觀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
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關牒便稱
前鄉貢進士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
文諱不復講雙隻先輩之名他無所見其林園
一章謂茄爲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多
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所得小錄猶
用唐制以素綾爲軸貼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
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中知制誥李
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館朱皆押字次
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
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其所紀與今正
同別用高四寸綾闊二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

花書于下粘於卷首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於方外人寄名託籍以爲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爲同知舉

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

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而六鼈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

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鯤鵬事云北
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
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
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
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
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電霆
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丈
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
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
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隘矣若吾儒中庸
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
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
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然至其女孫爲憲宗正妃歷五朝母天下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復振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以爲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行其詞曰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徃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爲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爲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爲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巨靈寶大亨識者以爲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爲天正以爲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爲

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帝蕭巋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巋巋爾一邦故非機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爲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爲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爲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爲天子冢蕭琮晉出帝廣運爲軍走隋煬帝大業爲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爲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爲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

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爲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爲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旣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十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旣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家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朽肉者同言之朽音寡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爲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爲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

正星曆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斬之以黃錢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錢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

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爲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麇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麕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斃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爲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

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祀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真爲稷，真穢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姊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所敘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揚州，禺禺魚人，鹿青

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
兩角東越海蜃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
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鼪犬鼪犬者
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
彘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
以稗苾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
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
亦北狄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北狄善芳頭
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

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虛犬戎文
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
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爲車終行不敗篇
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爲四方獻
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鯁醬蛟鼈利劍
正南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
江歷珠璣龍角正北以橐駝騊駼良弓爲獻
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
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

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

以爲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爲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爲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

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
小子輩哉王荆公爲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
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
士以爲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
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
屬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
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爲之如得甲科爲通判何足以
爲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
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
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
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
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
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
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
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爲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則反權權用

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又曰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

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正治之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敘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

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衲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

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

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爲相

唐自正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脩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矜、王鉷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司農

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鏞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命爲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謹、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

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爲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事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爲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瑑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

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以其爲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棲，往而不反，爲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

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猷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閒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略云昭宗爲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誤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爲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爲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禮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爲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

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
之閒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
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爲墟誰之
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
迎孔子之孫鮒爲博士至尊爲太師所與謀議
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
高帝爲之置守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于雲
指以爲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
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匄韓厥

晉厲公旣殺卻氏三卿羣臣疑懼欒書荀偃執
公召士匄匄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
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爲罪
豈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
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
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

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參佐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比於

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爲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爲發明孟子之學以爲功不在禹下者正以

辟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此
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
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爲元
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星主福
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臣嘗爲將

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東坡以爲當
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
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命治行諸將請擇
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
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
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
受泚僞官爲賊居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
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
論一何輕發至詆坡公爲非爲謬哉予按是時

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爲而追刺之使全欲譏
逆黨則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世
突承瓘用事全以爲嬖倖擅位故用董賢秦宮
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
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旣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
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
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旣云無盃不共持又云笑

勸迂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卮飲訝卷波
遲歸鞍酪酏馳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
充夜酌嫌醒自啜醑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
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
坡垂似伏鼇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
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
寫子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

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嶷書
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
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室長朱延熙
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爲
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
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
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
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
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
書周禮者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
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
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
蓋孟昶時所鑄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
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
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
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
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爲可笑也蜀

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
況銜大書爲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
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
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官正實掌王宮之戒令
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蓋宮
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
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非上宰可

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
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爲輕重然亦嘗以代陞
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爲太子太師經太宗登
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爲太子
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公但封徐國
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

太傅處之真宗令更與些恩數惟演但乞封國
公王冀公欽若命邑已過萬戶及謫爲司農卿
於銜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
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鑄爵趙衛公坐舉
官犯賊見爲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
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嫫相元封冀
嫌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賞予爲擬
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方莫如韓樂旣播告矣
而刪定官馮震武以爲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
麻爲魯雖著於司封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
之矣是時嫫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爲辭壽皇遣
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
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戶無止法復
命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翦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澁。正用杜老題王宰書山水圖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

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
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
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
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
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
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
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
閔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
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而未即取
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
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芟
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劄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

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
類勛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
覆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
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此晨游紫閣峯
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罇舉盃未
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
我席上酒掣我盤中殮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
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
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
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爲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在
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引用
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
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
伎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檜則不
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
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遷諫議

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
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施即參知
政事鄭爲簽樞宋樸爲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
令臺中申稱本臺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
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日除
簽樞其捷如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
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
笑愿於倉卒閒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
秦察其奉已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

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
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啻
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
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之使以
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參政或
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
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
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
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

見上曰余堯弼既參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
聞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
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
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賣耳余離席辯
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爲人憤憤一日
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覺殊窘
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
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
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
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
陛下不以臣言爲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
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
謀去之會其病迫於亡遂免考其所爲蓋出偃
月堂之上也

注書難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
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
失王荆公詩新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剝其皮

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爲比。云簫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旣鏤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攜，廣韻訓爲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絙瑟爲對耳。慶善

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蘄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爲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主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

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
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
用先生何爲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
語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伸仲勸使姑留之竟
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
伸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乃楊貴妃自
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剥棗之說得於吳說傅朋
簫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傳洪秀才注
坡詞鏤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
煙花錄如此其多

書易脫誤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相
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
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
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

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
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
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
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
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
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
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頤養正也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
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
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
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
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
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
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斂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

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鬼至乃洪
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
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荊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
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
則首尾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爲詩
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酒燕
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
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所謂歌者有其
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
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

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
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爲及
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爲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
子賦新宮杜注爲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
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
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
十一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
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
東哲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縣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
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
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
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
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爲也乃若六經載

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爲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書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略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穴以爲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

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撈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子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唃廝囉之屬羌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爲何也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

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泝河，盡覆于砥柱。正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立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爲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按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唯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爲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

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爲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跛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

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食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繁徒行負賃出

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
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女之爲舍
女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
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
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
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
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
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
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

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
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逝不踐其
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
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
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
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
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
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
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

我遊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
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
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冲詠史詩曰鬱鬱
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
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
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

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
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
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云禮
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
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
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
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

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
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
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爲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
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
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
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予此論旣
出聖門高第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

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
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
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
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
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
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
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
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
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

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爲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

爲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爲致夢夏后氏所作箴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爲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于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

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
孔子夢坐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
夢爲大是以見於七略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
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上雖市井妄術所
在如林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
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
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爲史氏
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爲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
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
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爲鸞時孔雀已飛去

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
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
距此時纔二年餘蓋唐温大雅所著創業起居
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
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爲簡略賴
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料
券添給之類者白樂天爲校書郎作詩曰幸逢

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校在秘書
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
晏如及爲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公輔故事但
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旣除此職喜而言志至
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婦
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車馬來
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
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
簿尉占優飫處固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

爲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槩論也楊文公在真宗朝爲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蓋是時尚爲鮮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

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正元中馬摠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

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園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

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揔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

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
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
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奔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
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
言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
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
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潁詩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爲公卿謂父祖舊廬爲不
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
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
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
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爲不宜輕若夫以爲得
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
慮誠爲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
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
自爲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潁其思
潁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淳訟簡

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潁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橐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拳拳於潁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爲學士忽忽八年閒歸潁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潁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遙於潁蓋無幾

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爲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爲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爲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爲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

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邵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

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爲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

客務紀事 七
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黃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餅瓢標箒，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爲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爲所勝，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旣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鏘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旣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

待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爲盧多
遜所勝寇萊公爲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爲陳
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爲王介甫所勝范忠
宣爲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爲秦會之所勝大抵
皆然也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旣爲不
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爲名不正而斂
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閒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

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
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
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
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
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筭計丁口課調亦科
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
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
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
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

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爲一貫，七百紬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揔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

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覲於偏閏之臣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鬪者，取其葉按

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賴其敵至藏鴨
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
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
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閤
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
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
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

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閒無異蛇盤
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墓俗說
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
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
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
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
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

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采織。罷兩京織錦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

以爲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畧使張九臯、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爲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

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興爲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旣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

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摧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

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爲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爲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

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之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

兩字爲義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林鍾爲地統未之衝丑故爲地正商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黃鍾

爲天統子爲天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歙人汪煥爲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

與僧踐捨身爲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
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
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
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
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
救之陣于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
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
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
國史爲一書他日史官爲列之於李煜傳庶足

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誌云李煜
時爲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
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殺使
者爲煜守煜已降某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
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
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爲可惜也如靖康之難
朱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
忠義錄於其子林乃爲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
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
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
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
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
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
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
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
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

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當時酒令于按皇再秘所若醉則封三
 散于今云聚十變散于齊樹自出季六
 飲焉淫印本采人對合席碧池對樹外
 手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散于
 身不遇三章次改較馬全不過一章
 案斷用手伴令以為過云

後燒其法矣唯優

1912

1912